

记
忆

□邓育秦

又到了一年里最冷的季节，要窝酸菜了。我就是吃酸菜长大的，一提到酸菜，就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酸菜的美味和生活的酸甜苦辣。

窝酸菜的原料非常简单，就是萝卜、白菜，外加一把萝卜缨子，要是有几个芥菜疙瘩更好，那样可以增加酸菜的韧性。窝酸菜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是酸菜缸，二是大石头。酸菜缸家家都有，石头更不必说了，我家就在孤山脚下，就地取材，挑挑拣拣，那种结构细密、又光又滑、圆圆的、扁扁的麻石最好。

母亲会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烧一锅热水，在院子里放一个大瓷盆，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掰下，连同萝卜放进温水里洗干净，摆放在竹筛里或是用高粱秆编织的筛子上空干水分，接着一会儿切白菜，一会儿擦萝卜，忙得不可开交。

擦萝卜这活儿比较危险，容易擦着手，母亲是绝对不会让我干的，我只能给她当助手。我把切好的白菜和擦好的萝卜丝放在一个搪瓷盆里搅拌均

窝酸菜



匀，倒进酸菜缸里。接下来就是捣了，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我提起棒槌像打夯一样顺着缸边使劲地捣，捣完外圈捣中间，捣完下面捣上面，酸菜窝完了，人也累得腰酸胳膊麻，躺到炕上不想动了。

母亲把老白菜叶摆放在上面，再压几根高粱秆，把洗好的石头压到上面。我和母亲一起把酸菜缸抬到房檐下向阳的地方，往缸里加水，可是加进去的水死活不往下渗。“这憨女子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捣得太瓷实了。”听母亲这么一说，我着急了，想把缸里的菜挖出来重捣，母亲连忙制止：“别着急，让我想想办法。”说完，母亲从炉子边取出捅火棍擦洗干净，在缸里从上往下挨个通，不一会儿，倒进去的水便渗下去了。看着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母亲讲起了道理：“做人做事一样，都要有分寸，不然会适得其反，只有把握好度，事情才能成功。”母亲的话让我终身受益。

几天后，缸里的水开始冒泡，逐渐溢出缸外，等到不再冒泡，缸里的水变少了，酸菜就算发酵好了。这时候就要把缸抬到阴凉处，妥善保存。它是我们

家的坐底菜，一个冬天就指望它了。

那年代酸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蒸，后来条件好些了，有了无烟煤，母亲请人盘了一个炉子，炉膛边留个烤馍窑。砂锅里盛些油，撒上葱姜蒜炒，倒进酸菜，加点豆腐或肉丁更好，烤出来的馍馍就上炒酸菜，麻辣酸脆，回味无穷。尤其是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天，盘腿坐在热烘烘的炕上，吃上一碗酸菜，顿时感觉周身暖和。正是这不起眼的酸菜让我胃口大开，陪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酸菜是农家冬日里的主菜，那时候日子苦，冬天没有新鲜蔬菜，酸菜就是唯一的调味品，顿顿都离不了。张家的三爷病了，想吃一口母亲做的酸菜，母亲送去一大盆，王家的媳妇害羞，母亲送去一碗，乡亲们谁家来要，母亲总舍得给。

如今，靠酸菜充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酸菜并未因此没落，而是以它酸香浓郁的味道在流逝的岁月中留存了下来，超市有它的身影，在饭店依然受到顾客的青睐。因为它凝聚着农耕文明的智慧，是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是一种无以言说的乡愁。

乡
情

□林智宏

故乡的村子距离万临路只有一公里。这几年每当初冬来临，地里的庄稼收获完之后，邻靠公路的一块空地上，就会搭起了一个沙炒花生的帆布棚子。在寒风拍打的棚子里，一对中年夫妻起早贪黑、烟熏火燎地忙活着。男的用铁锹在大海锅里使劲地翻动着黄沙和花生，女的则乐呵呵地不时招待着停下车买炒花生的过路客。沙炒花生特有的淡淡的焦糊香，在寒风里四处飘逸，只要你经过这里，这个味道就直往鼻子里钻。

故乡的沙炒花生历史悠久，炒花生用的是颗粒较细的黄河滩黄沙。在我的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故乡的沙炒花生就很有名气。那时候冬天，有专门的公家运输队给我们村送炭，开车的司机每次回去都一定会捎上一化肥袋沙炒花生。县里和公社的工作队下乡蹲点，最稀罕的也是这个土产。生产队每年种植花生的面积有限，收获后每户顶多能分上十几斤，大家平时舍

炒花生



不得吃，都是把它藏到年终月尽，用黄沙炒了在正月里招待亲朋。后来，农民有了自留地，就在地里种上花生，等年关的时候炒好卖了，置换一些年货，再给孩子们留些买笔墨纸砚的钱。我们村北有块几亩大的沙梁地，我十来岁时每到腊月学校放假，奶奶就让我到沙梁地背一些黄沙，以备年前炒花生用。几十年过去了，爷爷翻动炒锨，我不时从锅里猛地捻出一颗花生剥开扔进嘴里，被滚烫的花生豆烫得龇牙咧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为什么我故乡的沙炒花生如此受人青睐呢？这是有原因的。故乡是沙田薄地，比较贫瘠，水利条件差，种植高秆农作物遇到久旱无雨的年月，收成没有保障。但种花生却有明显的优势，一是沙地土壤白，养的花生白白胖胖的；二是沙地土质结构疏松不易板结，花生和土壤容易分离，花生出土时不会撕断；三是花生蔓不是高秆庄稼，节省水分保墒情，只要风调雨顺，它都可以丰产。这些优势就是故乡的沙炒花生很有名气的理由。计划经济时期，我

们这里的主导产业是小麦和棉花，花生种植面积被限制。土地下放后，农民有了自主权，花生种植面积就恢复了，我们村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花生种植专业村。但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段时间，禾鼠一度泛滥，乡亲们每年种的花生基本上都被掏空了，后来不得不改种果树。近20年来，水利条件大幅提升，当年的旱地成了水浇地。由于土地得到不断灌溉，禾鼠无处可藏，逐渐少了。这些年，故乡的花生种植面积很快大了起来。于是，炒花生这个传统工艺又开始恢复了。除了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凡是家里有中老年的农户，过春节吃的炒花生基本上都是自己炒的。

沙土炒花生是原生态的加工办法，高温沙土慢慢烘熟的花生比快速催熟的电炒花生自然好吃而且更有营养，因此受到多数消费者的喜爱。我在县城工作，离故乡仅有20多公里的路程。由于距离老家近，只要村里有红白喜事我就会回去。冬季每次回村，总能看到公路旁的炒花生棚和炒花生情景，还有络绎不绝的买花生的顾客们。

亲
历

□赵朝凯

柿子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柿子树上残留着稀疏的枯叶，红彤彤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我和几个朋友感受着微风拂面的凉爽，在温暖阳光的陪伴下，相约去村里采摘柿子，寻觅儿时的欢乐。

道路两旁田野里的玉米秆已干枯，但仍然像士兵一样傲然挺立，低垂的玉米棒籽粒饱满，悬挂在“士兵”腰间，仿佛在等待最后的检阅。

我们满怀期待地抵达了目的地。村口的柿子树是我儿时美好的回忆。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爱互相追逐打闹，争先恐后地爬上柿子树的树梢。摘下美味的柿子，一口就塞进嘴里，享受甜美的汁液，那熟透的柿子仿

摘柿子



佛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

那些快乐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然而眼前的柿子树已经不再细小，而是两个人才能合围抱住的大树，树枝都有碗口般粗，我不禁感叹时光飞逝。

立在柿子树前，我的心情十分愉悦，虽然时光流淌，我们已不再年轻，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爬上树梢，只能在树下踮起脚尖，尝试用手去够树上的柿子，可惜大部分都够不着。

朋友们纷纷加入采摘柿子的行列，有的用竹竿敲打树枝，有的在地上捡拾掉落的柿子，忙得不亦乐乎。

乡亲们带着“挠钩”，搬着梯子，来给我们助阵。“挠钩”顶端装有一个铁制弯钩，用这个弯钩钩住柿子树的枝条，轻轻一拧，挂满柿子的树枝便低垂下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摘取，将柿子

装入布袋或竹筐。

也有伙伴顺着梯子爬上树去摘高处的柿子，再一个个扔下来，我们在树下接着，生怕柿子掉到地上摔烂。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摘了满满两编织袋柿子。看着丰厚的战果，再看看手上、脸上蹭得红一片、黑一片，花里胡哨的窘相，大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代。

柿子在中国文化里曾是富饶、吉祥的象征，其形状与颜色都充满了喜庆和丰盈。古人曾用“朱柿累累映晚霞，红颜如醉更添雅”这优美的诗句，描绘柿子的魅力。柿子寓意着事事如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个暖阳天，我们不仅收获了美味的柿子，还收获了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岁月的见证！

心
语

与雀对话的清晨

□马建峰

流落凡间的精灵
嵌进冬日晨光
遇见真是美好
新鲜空气、金黄落叶以及
静怡的园林

温暖的云飘过
明眸审视世界，行色匆匆
一抹遇见
与生灵短暂相伴

鸟类有没有爱情
有没有人间冷暖
与雀对话
答案凝固在距离之间
还有一些词我不敢说出来
譬如烈酒
譬如伤口

我看见不远处有人路过
一声鸟鸣
惊飞冬日幽静

渴望一场雪

□胡春良

所有的祈祷
都会有一次相遇吗
所有的真诚
都会落叶一样皈依吗
渴望一场雪
这冬天的第一场雪

所有素笺
都用不眠的灯光写成的吗
所有泛黄的记忆
都会有蝴蝶的翩翩温暖吗
当生命缺乏感觉的时候
渴望一场雪
狂暴的一场雪
重生或者毁灭

当世界也只有孤独的时候
心情还会重新生长吗
渴望一场雪
一场会珍惜的雪
让石头重新发芽

你所在乎的
也许只是别人眼中
一粒沙粒
你一生守望的
也许只是别人无聊时
或有或无的话语
你所矢志恪守的
也许只是别人偶尔
遗失的梦呓
渴望一场雪
一场埋葬自己幼稚的雪
就做一块石头
任风雨锻炼烈火焚烧

渴望一场雪
一场让所有痛苦
都坚强的雪
冬天啊
请你回答